

诗抒胸臆

致友人

■王养浩

诉衷情

对镜忽惊双鬓雪，宣誓五十春。不忘铮铮誓言，垂范守初心。兴业里，南湖船，照丹忱。讲台三尺，化雨春风，薪火传人。

迎仙客

六月尽，半年新，蝉鸣高枝觅浓荫。欲何往，瀛洲行，群仙醉茗，击节和涛吟。

文苑投稿邮箱:
zfk@yptimes.cn, 欢迎投稿

杨浦记忆

子弟小学的两位军转老师

■刘翔文

回望我在上海机床厂职工子弟小学的6年小学生活，有两位从军队转业的老师，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他们是班主任李维棠老师和英语老师林德辉。当年职工子弟小学的教师均来自厂内，主要由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干部职工，和从部队转业、复员的军人组成，这或许是那个年代一种“又红又专”的标配吧。

每次小学同学聚会时，大家都会情不自禁地想起李维棠老师，这是位极具个性魅力的军人出生班主任。但我们小学毕业后，他就和大家失联了。经过一番周折，2012年，我们终于和李老师取得联系。原来1974年，李老师为照顾年迈的父母和解决夫妻分居两地，从上海调回宁波第三中学任教了。

当听到远在宁波的李老师在电话中用带有上海口音的宁波话说道“同学们好！我很惦记大家”时，我们都很激动。这一声熟悉而亲切的问候，多么像当年李老师走进课堂时那一声开场白啊！

就在我 and 同学准备去宁波探望他时，突然接到其女儿电话，告知李老师将专程到上海来看望大家。来上海看望自己当年的学生，和到曾经工作过的职工子弟小学旧址逛逛，一直是他晚年的一个心愿。2012年11



新生 ■张素萍

月6日，李老师在妻女陪伴下来到了上海。这天晚上我端起酒杯，给李老师敬酒时说：“李老师，你还记得我名字吗？”他立刻笑道：“飞人刘翔！”引得哄堂大笑。

1956年，李老师从宁波参军，来到地处青藏高原的解放军总后勤部汽车35团，成为一名奔驰在青藏公路上的运输兵。1962年，中印自卫反击战打响后，他和战友驱车赶赴前线，为前方运送枪炮弹药和补给。1969年，他以正营级转业到上海机床厂，到职工子弟小学担任语文教师。当年30多岁的他，总是穿着一件上下四个口袋的草绿色军装，像一个孩儿头似的和我们跌打滚爬地“混”在一起打篮球、扳手腕。我们唱歌时，他还拉起二胡伴奏。那时，调皮捣蛋的学生特别多，可是李老师却能把捣蛋鬼镇得服服贴贴，这全依仗他神情中透露出一股军人的英武之气。如果谁在上课时讲话、做小动作，并且屡教不改的话，他就会将手中粉笔头精准地向其“射”去。那是一个崇拜军人的年代，在我们心目中解放军就是英雄。

那次在上海聚会后不久，便传来李老师患病的消息。2019年6月3日，我和几个同学专程前往宁波探望李老师。我们把一幅请知名书法家书写的“一日为师 终身为父”匾额恭敬地放在李老师病床前，祝愿他早日

康复。2022年8月30日，86岁的李维棠老师离开了我们。

说起和林德辉老师的重逢，则是一段再续前缘的佳话。数年前，任上海机床厂磨床研究所综合室主任的小学同学吕同学打电话给我：“刘翔，林德辉老师在找你呢？”“哪个林德辉？”我有些纳闷。“就是在子弟小学做过我们英语教师，后任上海机床厂党委副书记，再后来到公安专科学校担任校长的林德辉啊，他很想和当年的学生见见面。”

几天后，林德辉老师邀请小学同学到他家中相聚。我握着林老师双手不无感慨地说道：“林老师，我在公安专科学校参加培训时，看到你坐在主席台上讲话，总觉得似曾相识，原来你就是我的小学老师啊！”

“是啊，刘翔，几十年后我们重逢，没想到后来还一起到上海市公安局做了一名警察。”70多岁的林老师同样感慨万千。精神矍铄的他，眉宇间依然透露出集军人和警察于一身的精气神。1958年，林老师就读杨浦区建设中学，两年后被保送到解放军外语学院学习，毕业后分配到海军某部工作。1969年，从部队转业到上海机床厂后，厂领导觉得他是个学外语的人才，便安排其到职工子弟小学担任英语教师。1972年，他被抽调参与接待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先遣组工作，随后又被派驻到罗马尼亚参加援外工作。

在身上，已没白日的那种酷热。那时，家境虽不富裕，饭桌上的时鲜蔬菜倒也不缺，紫得发亮的落苏一盘红烧，一盘清煮，一菜两吃；艳红似灯笼的番茄与嫩黄的鸡蛋炒在一起，色香味俱全；豇豆、土豆、黄瓜或凉拌或葱油炒制，也隔天轮番上桌，还有我亲手摘下的葫芦状的南瓜做成的汤……这些时蔬就长在院子围墙内的自留地里，触目可见，随时可采。有时父亲下河摸鱼，稻田里捉来黄鳝、泥鳅，奶奶就加菜，桌上菜肴丰盛起来，父亲便允许我咪两口自酿的米酒，那种甜中带酸的味道既开胃又消暑。

印象最深的是两道常驻饭桌的下饭菜，一是蒸梅干菜，一是蒸咸带鱼，虽然味觉香鲜，但咸是主基调，口味清淡者是吃不惯的。奶奶说，这两

援外结束回到上海机床厂后，先后担任厂磨床研究所工会主席、党支部书记、厂党委副书记。回首往事，林老师说，1984年他调离上海机床厂后，先后在市委办公厅、东湖集团、市档案局、上海公安专科学校等单位担任领导职务，其中在上海机床厂工作时间最长，感情最深。

师生闲聊中，马同学动情地讲述了林老师关心马家四姐妹的故事。当年，她父母都是上海机床厂职工，四姐妹小学都是在子弟小学就读。上世纪70年代，她父亲带着姐姐支内到陕西汉中机床厂后，留下她母亲和姊妹3个在上海。当时她们一家借住在厂宿舍里。那天傍晚学校军训结束后，天已经完全黑了。学生都被自己家长接回去了，而她母亲因加班无法前来接最小的妹妹，年幼的妹妹只得独自走回去。走到半路迷路了，当年学校所处的佳木斯路还是一条“荒无人烟”的乡间偏僻小道，在浓夜色夜的笼罩下，其妹妹吓得蹲在路边大声啼哭。这时，正巧林老师路过，马上走上前去安慰她，并将她护送回厂宿舍。就这么一件小事，林老师早已淡忘了，却却一直铭记在马家四姐妹和他们父母心中。如今，80多岁的林老师依然老骥伏枥，壮心不已，多次邀约我一起参加筹划反映公安院校预备警官生活的电视剧。他说，这是他有生之年的一个夙愿……

在八一建军节之际，谨以此文向李维棠、林德辉两位小学军转老师致敬，你们是充满军人血性的老师，更是侠骨柔情的恩师。

道宁波菜夏天放得长，不容易馊，配上丝瓜蛋花汤，是很下饭的。

吃露天晚饭的时候，阿黄是最不安分的，总在饭桌底下钻来钻去，不时抬头眼巴巴地望着家人，我便动了恻隐之心，扔几个盐煮土豆给它尝鲜，它一个不漏地张嘴接住，猴急的吃相，常让我忍俊不禁。

当驱蚊烟味逐渐消散，蛙鸣声此起彼伏的时候，夏日露天晚饭也告结束。此时，火烧云般的晚霞尚未落幕，天色还未黯淡。父亲点上一支烟，惬意地抽着，饶有兴致地说着村里新近发生的趣事，而慈祥的奶奶照例会问我：“明天想吃什么啊？”

农家夏日吃“露天晚饭”蕴藏着的那种乡野特色和浓浓亲情，那种毫无拘束的畅怀和亲切，让人回味无穷。悠长。

旅游日记

紫荆芬芳

■李德生文

儿时就闻听香港是一个让人遐想的地方，总觉得那么遥远。回归后，又觉得那么近，这块神秘的土地，更让我神驰。

在“晴日暖风生麦气，绿阴幽草胜花时”的初夏，终于走进这座美丽的城市。

那天一大早，吃罢早饭，我们一行从深圳皇岗口岸过关，踏上了这块陌生的土地。走进城区，漫步街巷，街路不算宽阔，但第一感受就是清晰明洁流畅；高楼林立，鳞次栉比，每一座建筑都像一道风景。雄伟的会展中心，记载了香港回归的历史画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和特区区旗飘扬在会展中心广场，映衬着中央政府赠送的纯金紫荆花雕塑分外艳丽。

登上太平山顶，港九全貌尽收眼底，高耸入云的楼宇在缭绕的烟霞中，如海市蜃楼；港口规模宏大，气势磅礴，展示着现代文明的高水平和人类改造自然创造新世界的伟力。

白天的维多利亚港湾，游人如织，湛蓝的天空，碧绿的江水，穿行的游船，如诗如画。

晚上的香江灯火璀璨。我们坐游船从九龙港出发，顺势而上，两岸流光异彩，热闹非凡。港内渔火点点，高大建筑上的霓虹灯闪烁，如梦似幻。香港不愧为“东方明珠”。

香港是一个陆地总面积为1114.57平方千米的弹丸之地，有700多万人口，可以说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大的城市之一。地少造成了建筑的密集。楼群之密集，可以说是接踵而立。

高大的建筑依山傍海，直插云天，在内陆是很少见的。建筑虽然密集，但由于设计合理，并不感到挤迫。绿树、草地和鲜花见缝插针地美化着每一寸空地。人流与车流穿梭在纵横交错的高速路上，仍沿着西方世界靠左而行的习惯。

一个个的金融机构处处可见，中国银行大厦鹤立，汇丰银行大厦敦实，渣打银行大厦挺拔，一座座金融大厦摩肩接踵，正如香港人说的，“银行多过米铺”。的确，香港的银行密度在世界名列前茅，不愧是国际金融中心、贸易中心。

游走在海洋公园，领略着一个个景观，欣赏着那些珍奇的海洋生物，让人感到惬意。在一个如此密集的人群、车流、楼宇和中西文化交融的社会环境中，天、人、景、物显得如此协调有序、和谐美观，确实是个奇迹。

香港人的特点是走路快、说话快、办事快。这里的工作节奏比内地要快，习惯了这种环境，也慢不下来。因为工作压力大，竞争激烈，所以都在拼命工作。我在下榻的楼上放眼望去，街上川流不息的车阵和步履匆匆的行人，耳边的人声、车声不断，突显着一个快节奏社会的喧闹。导游说：“在香港不看你做什么工作，只看你是否拥有资本。有了资本，就是捡破烂的，也可以住高档楼房，开高级轿车。”这也许就是香港经济发展的精神动力，也形成了香港人快速运转的生活节奏。

香港处在中西文化的交汇点上，来来往往的人们充满着自信，快捷的生活方式，成了这个城市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生存发展的一个优势。人们为了生存，形成了珍惜时间、讲求效率的习惯，都在拼命挣钱，拼命花钱。有位学者说过：“凡途经香港的人，很少有不被它的自然特征以及它的居民一心一意献身赚钱事业的精神所打动。”